探秘大运河文化遗产系列报道

最近一部动漫电影《长安三万里》火了，随之里面的渤海高氏也跟着火了。盛唐之下的追梦少年高适，究竟是何许人也？在人才济济、星汉灿烂的盛唐，高适拥有怎样令人震撼的朋友圈？在那样的人类群星闪耀时刻，沧州诗人的诗和远方又在哪里？而这些流传至今的优秀诗歌，于当代人又有何意义？沧州知名文化学者为我们一一解读。

高适 激活沧州“长安三万里”

本报记者 哈薇薇

盐山县圣佛镇夜珠高村高适塑像

高适是沧州人

电影里，高适出自渤海高氏。渤海高氏在两汉魏晋时期是氏族大家，尤其南北朝时期更是名臣辈出。百度上，关于高适籍贯的介绍是河北省景县，那他究竟是哪里人？沧州知名文化学者孙建给出了有力证据。

《新唐书》卷一百四十三中提到：“高适，字达夫，沧州渤海人。”方志中也有记载。嘉靖《河间府志》卷十二、万历《河间府志》卷十一、乾隆《天津府志》卷二等方志中，以及现代文学史、文学作品中多处证据，都证明高适是沧州人。

孙建说，沧州文化工作者面对如此多的历史文献记载，不可能视而不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寰宇通志》、两部《一统志》《畿辅通志》均属最高政府官修，学术认定具有权威性。嘉靖、万历《河间府志》属地方官修，当时沧州、景县均隶河间府管辖，编纂者需要作出抉择，他们选择了沧州。康熙《河间府志》有些模棱，求同存异，选用了双方都没意见的“渤海人”（见卷十四）。到了乾隆初期，此时沧州（包括南皮）已经划归天津府，高适也随之“划拨”出去，进入了《天津府志》，而乾隆版的《河间府志》没再收录高适。

孙建认为，高适籍贯的沧州、景县之争，说到底是新、旧《唐书》之争。然而，第一，《新唐书》之所以重修，就是因为看到了《旧唐书》中存在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两个学术班底修史理念以及掌握文献的不同。其次，南皮在唐代曾两次划归景县，因此蓨（河北景县）人、沧州人二说从这一点上并不矛盾。

针对有“争议”的文化资源，孙建说：“我们的原则是‘争’。历史名人，既是一座城市核心竞争力的组成部分，又是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不应该像土特产一样随便拱手让人。我们要先争后议，边争边议，外争内议。”

高适的朋友圈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这是中国诗歌史上最著名的送别诗之一，也是高适诗名远播的佳作名句。正是凭借这样的为人和诗品，他交到了诗人圈中的顶流——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

沧州师范学院教授孙云英对高适颇有研究。她说，高适为人侠义，好交游。早年过着“弹棋击筑白日晚，纵酒高歌杨柳春”的放浪生活。游历长安、卢龙后，曾在宋州居住，与李白、杜甫结交。《唐才子传》中说：他们“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三人分别后，也经常有诗歌唱和，互通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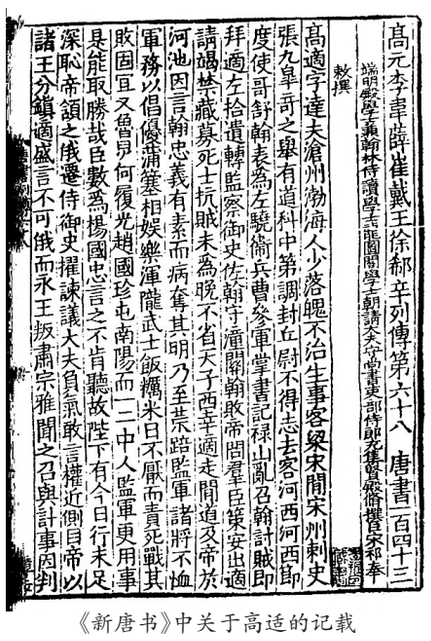
高适被贬四川彭州担任刺史期间，正逢杜甫流落到成都。那时杜甫生活十分贫寒，常常陷入断炊的窘境，无奈之下写信给高适：“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了解到友人的状况后，高适从百里之外背米来接济杜甫。有诗为证：“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

如果说高适是在杜甫最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那么对李白，就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尽力相救。天宝十五年（756年），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激起诸王不满。永王李璘在江陵起兵，聘请李白成为他的幕僚。当时高适正担任江陵长史，他一眼看出永王有对抗唐肃宗之意，于是借口有病，偷偷离开江陵，投奔唐肃宗。肃宗任命高适为节度使，率兵平定永王之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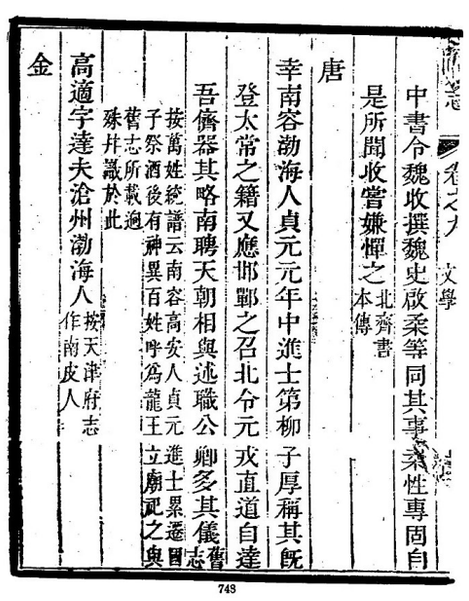
李璘兵败被杀，李白也因此“附逆”下狱，命在旦夕。知道友人身处危难，高适极力营救，加之名臣郭子仪以身家性命为李白担保，最终使“诗仙”免除一死。流放路上的李白正好走到白帝城，得知消息后，兴奋地写下名作《早发白帝城》。

关于高适是否出手相救李白一事，大部分学者认为，高适选择了沉默。孙建也认同这一点。他说，史书上没有高适营救李白的记载，这也符合高适的人生理想和追求，他的诗和远方在庙堂之上。而讨伐永王一战更是展现了他超前的政治谋略和出色的军事才干，从这个角度讲，他是一个政治家，而诗歌的才华只是政治的需要。

在诗歌的领域，李白是“谪仙人”，但在政治舞台上，李白却和高适形成了鲜明对比。历史已成尘埃，无论高适作何选择，相信都有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无奈和抉择，因为诗性和政治，本来就是两种秉性。但这并不妨碍他作为边塞诗人的辉煌，以及和他同时代伟大的诗人朋友圈。


高元李聿薛崔戴王徐郗辛列傳第六十八 唐書一百四十三
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龍圖閣學士朝請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充集賢殿脩撰宋祁奉
敕撰
高適字達夫滄州渤海人少落魄不治生事客梁宋間宋州刺史張九皐哥之舉有道科中第調封丘尉不得志去客河西河西節度使哥舒翰表為左驍衛兵曹參軍掌書記祿山亂召翰討賊即拜適左拾遺轉監察御史佐翰守潼關翰敗帝問羣臣策安出適請竭禁藏募死士抗賊未為晚不省天子西幸適走間道及帝於河池因言翰忠義有素而病奪其明乃至某蹈監軍諸將不恤軍務以倡優蒲簺相娛樂渾隴武士飯糲米日不厭而責死戰其敗固宜又魯昇何履光趙國珍屯南陽而二中人監軍更用事是能取勝哉臣數為楊國忠言之不肯聽故陛下有今日行未足深恥帝頷之俄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負氣敢言權近側目帝以諸王分鎮適盛言不可俄而永王叛肅宗雅聞之召與計事因判

《新唐书》中关于高适的记载


中書令魏收撰魏史啟柔等同其事柔性專固自是所聞收嘗嫌憚之 北齊書 本傳
唐
幸南容渤海人貞元元年中進士第柳子厚稱其既登太常之籍又應邯鄲之召北令元戎直道自達吾儕器其略南聘天朝相與述職公卿多其儀舊志
按萬姓統譜云南容高安人貞元進士累遷留子祭酒後有神異百姓呼為龍王立廟祀之與舊志所載迥殊并識於此
高適字達夫沧州渤海人 按天津府志作南皮人
金
743

《沧州志》关于高适的记载

诗在，中华文明就在

影院里，当耳熟能详的诗歌被配音演员激情澎湃地吟诵时，太多的观影者随之热血沸腾，继而加入吟诵的洪流。一幅幅盛世景象在喷薄而出的诗歌中尽情绽放。世人读到了曾经盛唐的模样、长安的模样、中国的模样。

孙建说，诗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只要诗在，中华文明就在。而盛唐长安，就是中国人的诗和远方。在政治、经济空前繁荣发展的时代，中华民族呈现出健康旺盛的生命力。正是由于这些历史条件和社会实践，孕育了唐诗特有的时代精神。

千百年来，人们的穿衣打扮变了，交通工具变了，社会制度变了，唯一不变的，是内心的情感。这些情感记录在唐诗里，一代代流传至今。《长春日报》副刊编辑易玲观看《长安三万里》后，写道：“唐诗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胡天飞雪、长江运河、鹏举鹤舞、芦荻水草、亭台楼阁、花前月下，等等，这些是中国人才懂的诗词意象”。

学习、品味包括唐诗在内的优秀诗歌作品，于我们当代人又有哪些意义？孙建有些激动地说，诗歌可以使人心灵不死。因为诗歌是一种情感的、审美的艺术，它源于我们的心灵，又反过来滋润我们的心灵。而唐诗，是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是诗歌文化的最高峰，它的生生不息与经久传唱，给华夏子孙烙下了共同的文化记忆。

继承创新打造沧州文化名片

电影的最后一幕，高适策马离去，仆童问他：中丞，长安还在吗？

高适说：只要诗在，长安就会在。

诗在，黄鹤楼就在。诗在，长安就在。这些看似毫无生命力的历史遗迹，因为有了诗歌，有了文化的注入，就有了灵魂，有了传承下去的生命密码。孙建说，沧州三大名楼复建，也有其中之义。亭台楼阁在烟波浩渺的历史长河中也许会灰飞烟灭，但只要楼上的诗句在、文章在、名人的遗迹在，文化传承就不会断流。

近几年，沧州在对待历史名人和名人文化挖掘上也在默默做着努力。如近期盐山县政协就推出了一套历史文化丛书，其中诗人高适、医家张锡纯位列其中。孙云英感慨地说，沧州是一座历史名城，我们后人只有珍视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客观对待、辨证传承，才能在继承传统、提高水准、建设城市上有所作为。

“发展地方经济离不开文化自信，失去文化自信，离开优秀文化传承，经济建设和发展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挖掘地方优秀传统文化、塑造历代名人品牌，不盲目自大、也不妄自菲薄，在传承中发展，在发展中传承，才能成长出真正的文化自信。这条路上，沧州任重而道远。”孙建说。

古籍里的《诗经》活起来才能火起来

草木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激活其生命力，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在这一根本遵循下说《诗经》，路径就清晰了，一是读懂，二是普及，三是用活。沧州作为《诗经》的再生地、传承地，沧州人对于推广普及《诗经》这样的优秀传统文化，责无旁贷。

破“墙”走进 诗意阅读

《诗经》作为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奠定了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如它的现实主义精神、风雅精神、抒情诗传统、赋比兴手法等。《诗经》立足于社会现实生活，没有虚妄怪诞，极少超自然的神话，对时政世风、战争徭役、婚姻爱情的叙写，展现了周代政治状况、社会生活、风俗民情，这种“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精神传承，对于当代的文学创作、文化传承依然有着很好的指导意义。

先人的吟唱，今人读来的确有些难度。这么好的《诗经》，就是因为那些佶屈聱牙的生僻字把人们挡在了门外。原本产生于民间草根的《诗经》，变成了在小圈子里传播的文化内容。怎么让今天的人们、让青年、让孩子爱上《诗经》？不妨作诗意阅读。经典的解读有许多专家来做了，字里字外的意思，解释得明明白白，但把它作为远古时代人们的生活篇章来解读，宴饮、农事、战争、祭祀，去体会周代社会经济和礼乐文化，体会官民生活和爱情婚姻，以及为人处世、治国理政之道等，我们不妨把它们抽纳出来，分门别类地去了解。比如《诗经》里光成语就有150多个，许多我们现在仍在用。如夙夜在公、山高水长、无所适从、小心翼翼、信誓旦旦等，从成语入手读诗就更容易。再比如，《诗经》中有那么多耳熟能详的好句，像“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桃之夭夭，灼灼其华”“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我们不必篇篇都读，从名篇名句入手，先精读再广读，也是一个不错的路径。

普及应用 埋下“种子”

专业研究的成果和规模可以扩大《诗经》的文化影响力，大众的普及同样也可以达到这样的效果，并且更利于普及传承。可以让《诗经》进机关、进社会、进校园，比如在小学阶段可以做《诗经》名篇诵读，可以排练舞蹈、情景剧等。有专家认为一个小学生应该能够背诵20首《诗经》。一首诗，可能就埋下一颗诗的种子，说不定在什么时候就会发芽。

还比如我们的廉政教育，可以以《诗经》中所崇尚的忠诚、廉洁、自律等精神作注，像《诗经·小雅·小旻》中的“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告诉公务人员要有敬畏之心，始终视法纪为“雷池”，绝不逾越；《诗经·大雅·荡》中“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告诉人们要守住初心，善始善终。

《诗经》是中国的、世界的文化瑰宝，作为诗经再生地、传承地，诗经更是沧州的文化自信。它的影响力一方面可以由热爱《诗经》的人们来作专业研究，扩大影响，如2002年在河间举办的国际诗经研讨会影响巨大，到现在全国各地已经有十几届了。《诗经》是沧州的《诗经》，应该让它和沧州经常性地产生关联。德治天下、琴瑟和谐、农耕底色、诗韵永传，《诗经》是我们的文化记忆、精神生活、美学向导。还有，像诗经爱好者“把诗经种在大地上”，让人们认识诗经中的花草树木虫鸟等。再比如，把诗经做成好的文创产品，与我们的二十四节气、民风民俗等结合，让诗经鲜活在我们的生活里，就是一种最好的传承。这些都是“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方式。

活化经典 打造文化IP

《诗经》这么美，蕴含这么厚重的人文思想，真正走进去，走回人类的童年，可以浸润人心，治愈现代人的浮躁。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珍宝，为我们今天树立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提供了范本和依据。走进、挖掘、利用优秀的传统文化，不妨从我们文化的源头、原点开始，从《诗经》开始。

《诗经》是文学，也是历史，作为春秋到战国时期五百多年的全景记录，其现实主义的特点决定了它必定会在生活中留存颇多印迹。《诗经》流传民间，牌匾、器物、风物、民俗等都可以作为切入点。河间文化局原局长田国福收藏《诗经》版本、建诗经斋、出版《诗经长物》，都是很好的传承与发扬。108件带有《诗经》语句的实物，有纸制品、布制品、银器、铜器、木器、瓷器、陶器，内容涵盖请柬、婚书、贺喜、旌表、题词、贺寿、文房四宝及生活用品，用以表达人们对长辈的祝福、对后辈的祈愿、对幸福生活的渴望。沧州作为《诗经》传承地，这种文化资源的挖掘特别有意思，也有意义。同时一些文化的行动可以演变为习俗，如清明祭奠毛苌墓也可以沿袭，增进人们对于诗经传承的关注和兴趣。普及打造诗经文化，应建设一些与《诗经》有关的地标，君子馆、日华宫如果不复建，至少可以建诗经公园、诗经碑林，命名诗经大道，让沧州满城处处诗风雅韵，处处触摸到《诗经》的印迹和气息，让《诗经》真正成为沧州一张响亮的名片。像西安诗经里小镇、邯郸诗经文化公园，都对文旅有着重要作用。

我们今天研讨《诗经》为什么？沧州人应该为《诗经》做点什么，才不负历史给予我们的这一文化遗产？不只要传承传播，还要创新发展，让这样一个伟大的文化载体，来承载当代经济社会、人们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留下这个时代的文化断面。比如以此打造一个真正具有影响力的文化IP。近年来各地都在做传统文化，远的有杭州宋城、西安大唐不夜城，近的有河南“国潮”出圈，“唐宫夜宴”“洛神赋”“山海奇幻夜”爆火，都是把传统文化做成了“顶流”，都把优秀传统文化输出的成功案例，可谓找到了开启传统文化持续“破圈传播”的“金钥匙”，是古朴文明的一种青春表达。

文化是一个城市最深层的力量、最深厚的软实力。《诗经》是最厚重古老的文化，完全可以打造大IP。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可以成为爆火的舞蹈《只此青绿》，一幅画如此唯美地视觉化，当然也可以把诗经“活化”为当代人乐于接受、并且能够被打动的文化符号，成为流量巨大的现象级文化IP。我们可不可以打造一个《只此风雅》？守着这样的文化宝藏，沧州人要做的，就是类似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再比如，我们也可以打造一个以诗经文化为主题的中式婚礼场景，把“岁月在御，莫不静好”“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等对婚姻的美好祝福加进去，一定是很有仪式感、很有文化气息的令人难忘的婚礼。

沧州的先民为《诗经》传承做了那么多事，当今的沧州人理应把诗经这颗世界文化殿堂的明珠擦拭得更加明亮。让人高兴的是，有不少热爱《诗经》文化的人士在满腔热忱地做这件事。6月29日晚，由诗经之乡的人们自己创编演出的《诗经》演唱会在沧州群艺馆小剧场举行。诗思与雅乐同起，古意共新舞齐飞，流光溢彩，美不胜收。鹿鸣呦呦，伐木丁丁，桃之夭夭，蒹葭苍苍，14个节目，把《诗经》之美展现得美轮美奂、淋漓尽致。

打造这样一台精彩节目，可以循环去演，去乡村去学校，不断点燃人们对《诗经》的热情和热爱，让《诗经》在沧州、在全国火起来。

人文论谈